陈哲甫的雅好与雅聚

孙玉蓉

乡贤陈哲甫(1867—1948)先生,名恩荣,字哲甫,又写作蔗圃,近代教育家。他在教书育人之余,爱好广泛,戏曲、曲艺无所不包,尤其对卫子弟书情有独钟。

“子弟书是清乾隆初年兴起,光绪末年衰落,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满族民间说唱艺术”(倪斯霆语)。子弟书作品多由清代流行的戏曲改编,“其词雅驯,其声和缓”(《天咫偶闻》)。所谓卫子弟书,即指流行在天津的子弟书,与天津的民间曲调、语言相结合,具有了天津特色的子弟书。

民国初期,陈哲甫先生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期间,每逢节假日回到天津家中,必聆听、欣赏子弟书。如1916年10月17日晚,他由北京回到天津小住。10月19日下午,即请华学麟来家说唱《千金全德》子弟书,邀请林墨青(名兆翰)、李锡三、李芹香(名金藻,字琴湘)、赵继先、刘春山、华海门等好友来听子弟书,共享雅聚之乐,至夕始散。10月20日上午,陈哲甫为清代韩小窗撰著、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出版、华海门发行的线装本《千金全德:卫子弟书》题写了跋语。一百多年后的今天,不知这段文字是否尚留世间。10月20日下午,陈哲甫“在家听黄瞽唱子弟书”。据说那时候唱子弟书的艺人以盲人居多。次日,陈哲甫专访华学麟,与其商谈教授盲人学生学习说唱子弟书的事,为卫子弟书的传承尽心尽力,用心良苦。

1917年1月25日,农历丁巳年正月初三,陈哲甫在津过春节期间,与友朋贺年后,即到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,与名噪京津的北京单弦演员、被誉为“一人单弦、八角鼓”的德寿山共进午餐,饭后“即唱子弟书”。同年清明节前,陈哲甫回到天津。4月4日,即“约赵瞽者来家说《露泪缘》子弟书”。《露泪缘》正是韩小窗根据《红楼梦》改编的子弟书的代表作。4月5日清明节,陈哲甫与亲属“诣茔祭扫”后,也曾应邀到俞抑忱(名明谦,字挹尘)家中,再“听赵先生说子弟书”。到了1918年三月末、四月初,陈哲甫回津料理四哥丧事期间,仍抽暇到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听了一次子弟书。当年天津的子弟书演唱者华学麟、盲人黄先生、赵先生的详细信息,或已无从查考。

陈哲甫不仅爱听,而且爱唱子弟书。1917年8月11日,适逢李芹香、林墨青以及尹师(尹劭询先生?)等均到北京,陈哲甫登门看望,并在“三义店高唱子弟书以悦师友”。这也是他“第一次出声于友人前也”。

陈哲甫对戏曲的爱好不亚于子弟书。1917年1月21日,春节前夕,他回到天津。1月27日,农历丁巳年正月初五晚,西安秦腔科班正俗社正在天津演出新戏《四进士》,陈哲甫率儿女及内侄女“同往观之”。此前,他于24日和25日,已经两次在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,与津门老友以及北京单弦艺人德寿山“评正俗社新戏《四进士》”。28日晚,陈哲甫第二次观看正俗社戏剧。29日午后,他带女儿到南市丹桂茶园(演艺场所)观剧,当晚又第三次观看正俗社戏剧。1月30日晚,他已回到北京。秦腔正俗社是1916年创建的新剧社,陈哲甫连续三天观看正俗社演出的戏剧,可见他对创建不久的正俗社演出的欣赏与认可。最近,笔者在“秦之韵 陕西村史”公益网上,看到《陕西秦腔(清代—80年代)大事记》,将正俗社的创办时间写在了“中华民国十三年(1924)”,且只字未提演出的戏剧。陈哲甫先生在天津的观剧记载,当可为其补充缺失的史料。

陈哲甫与津门好友也多在北京雅聚,如1916年11月10日晚,陈哲甫请李芹香、胡玉孙(名家祺)观剧于广和楼,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事陈筱庄(名宝泉)、韩诵裳(名振华)、郑际唐(名朝熙)、俞抑忱等均在座。

1917年3月3日,陈哲甫与俞抑忱、王蕴山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,观看“谭鑫培、陈德霖演《南天门》,梅兰芳演《佳期·拷红》”,前者是京剧,后者则为昆曲,都是当时热门抢手的名角儿与名段。同年8月30日中午,陈哲甫与教育家、时任教育部普通司司长袁观澜以及王端午、王蕴山公请李芹香于明湖春,下午同赴东安市场吉祥戏院看戏。此时,李芹香已任职直隶社会教育办事处。12月8日,陈哲甫与陈筱庄同到东安市场吉祥戏院,观看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排演不久的新剧《牢狱鸳鸯》。

此外,1917年9月12日晚,陈哲甫与林墨青、严范孙在广和楼观看了京剧《自由宝鉴》。该剧讲述一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,不顾家庭阻挠,离家北上,而婚后生活却步入歧途,最后男子病故,女子自杀。临死前忏悔不该“误信自由新语”。该剧排演后,在观众中引起较大反响,致使李大钊先生也曾于当年四月撰文,指出“此种逆乎时代潮流之演剧”,“不在促进锐新之理想,而在维持因袭之道德,不在助益进化之机能,而在保存守旧之势力”。他要求编剧者“对于斯剧速加改良,勿使流毒社会”。遗憾的是三位乡贤的观感未能留下文字记载。

1918年1月27日,星期天下午,陈哲甫与陈筱庄、王蕴山到前门东路天乐园大戏楼听高腔,晚畅悦楼便饭,至夜始还家。陈哲甫结交的朋友,也多是具有同样爱好者,所以,他们一同观剧、听戏,乐在其中,乐此不疲。

1918年2月18日,农历戊午年正月初八,陈哲甫突发奇想,拟“组织同乡会唱戏事”,并同石博泉商谈了具体做法。半个月后,天津同乡会的“音樽高会”便在北京的同乡会馆成功举办。宴会上,津门老友一展歌喉,各自表演拿手唱段,自娱众乐,其乐融融。

陈哲甫对新兴的话剧也欣然接纳,如1916年10月21日星期六晚,他借回津之便,就观看了加演的南开新戏《一念差》。《一念差》是南开学校新剧团为庆贺建校十二周年而排演的六幕新剧,由新剧团团长时趾周先生编剧,10月14日、16日、17日为校庆正式演出三场。剧情讲述前清候补道叶中诚欲谋求“粤海关监督”肥缺,仅得候补,心中不甘,于是,在候补知县王守义的蛊惑下,产生了陷害已得美差李正斋的念头。一念之差,让叶中诚犯下终身难赎之罪,良心受到谴责。最终,被害者李正斋病死狱中,害人者叶中诚自杀前,也将恶人王守义枪杀了。演剧长达四个多小时。因为新剧受到“各界嘉许”,被称为“中国新戏之杰作”,为满足观众热切的呼声,10月21日,新剧团特加演一场,正好让陈哲甫先生不虚此行。

从以上的史料片断中,可知天津名士陈哲甫先生雅好颇多,尤其喜欢与朋友雅聚,他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。他是当今著名表演艺术家、原天津话剧团演员陈道明的祖父。从陈道明先生精湛的艺术造诣中,我们可以说,陈氏家族的文化基因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遗传与发扬。

一张纸片引出的故事

姜维群

电子阅读时代,似乎可以把纸“消灭”了。然而铺天盖地的广告散发,花花绿绿却让人一瞥即弃。纸张满视野的当下,一张纸片能有什么故事呢?

纸片的要点之一,要看是什么纸片。

这个纸片不是什么贵重的笺纸,亦非宫廷用纸,而是近乎草纸,但是它的“年龄”让人不忍释手。

此纸片上有“辛亥花朝”四字,透露了这张字纸的年份,辛亥革命人人皆知,乃公元1911年,此是其又一甲子的1971年。“花朝”就是花朝节,《翰墨记》载:“洛阳风俗,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。”这张纸片至今已然整整半个世纪。

纸片的要点之二,要看这纸片是出自谁之手。

据宋代笔记记载,苏东坡去世后,掀起了收藏苏东坡墨宝的热潮,一时间朝野上下“寸楮片纸”为珍。此纸片出自天津大书家龚望之手,上面的书法随意自然,雅气扑面。

纸片的要点之三,上面内容的禅味让人如嚼橄榄,愈嚼其味愈淳厚也。先将其内容录于下:

频年颇识闲多味,
长日惟将睡作功。

静竹居士句,辛亥花朝后积雪凝寒,偶拾故纸,得此,书置座右,聊以自意。迂公识。

这是在1971年辛亥年二月初二过后的一天,下雪了,天气很冷,龚望先生在家中翻检老书画,忽然看到了这样一副对联,于是拿一页纸顺手抄录下来,并题写上日期,置之座右,时常来读。

在此笔者先把内容试解一下,想必“虽不中亦不远矣”。

人类的进化、科技的进步图个啥?就是让人有闲暇,人只有闲下来才能思考,才能有闲情逸趣,但是闲也是无聊的连体儿。“频年颇识闲多味”就是说近年来体味到闲暇之中有诸多的“味”,什么味?禅味,品味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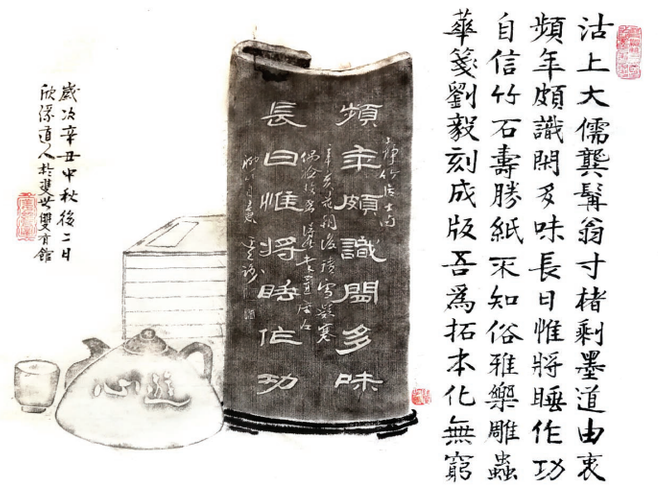
“长日惟将睡作功”,把夏日白天的睡觉当作功夫作,当作功课作。这里面就大有嚼头了,由此回到龚望先生自身来。

前几年笔者在报刊上发过一篇文章,抄录如下:

书法家龚望的斋号不下十个,其有一“乐睡轩”,说明他不仅爱睡乐睡,还能睡出“功夫”来。他的入室弟子张福义曾送笔者龚望随手写的一纸片,上书静竹居士的联语:“频年颇识闲多味,长日惟将睡作功。”将睡觉当作一种功夫,禅味颇深。龚望曾作《六十岁自嘲》,诗曰:“足吾所好以自娱,有轩一楹名乐睡。”读书写字是功夫,吃饭睡觉也是功夫,能解其中味者,必有道之士。

吃是享受,睡是功夫,这其中的禅意,当然玄妙深奥,但又浅显任人皆知:吃是生精神,睡是长精神,能吃好睡好方能有精神。这是一个人做任何事的基础,唯有把闲暇时间弄出滋味,生活才能有声有色;若是把睡觉看作功夫,不是不分昼夜的工作,也不是百无聊赖的赖床不起,中国的事是,一旦作为功夫了,必然是一种规律,一种修炼,睡觉亦然。

纸片内容好,字亦好,两好并一好,不敢专美,于是将此纸片请刻竹高手刘毅先生按原大刻在竹板之上,作为臂搁置之案头,朝夕赏玩咀嚼摩挲。一日又生他念,何不拓成拓片?独乐乐不如众乐乐,于是拓成“黑老虎”,分诸好友。不顾文拙字丑,题之其上,装池一过,张之于壁,书房不由得美气四射。



竹刻 刘毅 书画 姜维群

李葆恂的两部书画著作

津人谈书论画(十一)

章用秀

李葆恂(1859—1915),原名恂,字宝卿,号文石,更号叔默、戒庵、猛庵,别号红螺山人,奉天义州(今辽宁义县)人。李葆恂五岁即能作擘窠书,九岁能属文,官至江苏候补道。精鉴赏,为端方所重,题跋其所收藏之古文物三百余篇。工诗善书,贯串古人,自成一家。天文舆地、金石绘画亦无不究。辛亥革命后定居天津。其子李放官度支部员外郎,继承藏书,收藏书、画益富。

李葆恂著述颇多,有《无益有益斋读画诗》《海王村所见书画录》《梵天庐丛录》《工余谈艺》《红螺山馆诗抄》《海王村所见书画录残稿》《义州李氏丛刻六种》《猛庵文略》《然犀录》《三邕翠墨题跋》《归学庵笔记》等。《海王村所见书画录残稿》和《无益有益斋读画诗》是他的书画著作。

《海王村所见书画录残稿》又称《偶园所见书画录》,1916年刻本。海王村是辽代地名,即今北京街市琉璃厂。清钱大昕《记琉璃厂李公墓志》:乾隆三十五年(1770)三月,琉璃厂窑户掘土得古墓,有墓志铭,知为辽银青崇禄大夫、上柱国李内贞墓。其志略云:保宁十年(978)六月一日,薨于卢龙坊私第,年八十,以其年八月八日,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。始知今之琉璃厂乃辽时之海王村。元代在此始建琉璃窑厂,故称“琉璃厂”。清康熙年以后,琉璃厂逐渐繁华,至乾隆年间发展成为“九市精华萃一衢”的文化街,汇集近百家经营古旧书刊、文房四宝、碑帖字书、金石篆刻、古玩珠宝、手工艺品等店铺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与橱窗,被誉为“中国博物馆街”。《海王村所见书画录残稿》实为琉璃厂书画的著录。余绍宋《书画书录解题》卷六:“海王村即北京琉璃厂,骨董肆咸在焉。此为葆恂录其在厂肆所见书画而作。据其子放跋语谓,原有十卷,光绪己亥刻于天津,未及半而拳乱作,稿本遂以丧失。此残稿为其辗转购归者,所存仅十六种,皆属剧跻。”

《有益无益斋题画诗》共二卷。是书前有宣统元年(1909)自序,王闿运、缪荃孙两序。此乃记李葆恂生平所见名画,始自晋顾恺之,而迄清戴熙止,凡八十一家(明清仅十四家),各系之以诗,诗凡百篇。体例虽仿宋荦、朱彝尊《论画绝句》,然稍有不同,此不仅论画,而颇多纪事之言。持论平允,但其所见剧迹是否为真品,颇有可疑者,如罗振玉《南宗衣钵跋尾》有曰:“亡友李文石观察亦曾见《雪意卷》于山左,载之《无益有益斋论画诗》。文石于国初王、恽诸家画迹颇能鉴别,而于宋元遗迹则得失相半。予虽未见,不敢信彼为真龙也。”“愚于其所记宋代以前诸家之画,颇有疑其非真迹者,如顾恺之等人。又其于宋代马远、夏珪两家画,有不满之辞,恐所见亦非真迹。”此书,余绍宋《书画书录解题》卷三有评:“若仿叶氏《藏书纪事诗》例,名为读画纪事诗,尤适合矣。”

沽上丛话

读懂自己

李显坤

人生如书,读之不尽。

先贤倡导人们读书,读好书的同时,也要读好自己。

现实中,人们常常站在自己的角度和范围去看世界,看万物,看别人。读人过程中,会不自觉放大自己,看低别人。

读人当然有多个层次,前提是自己要做一个不做作、真实、最自然的人,是一个有自己思想的人。

如同读诗时,须以其诗观其人。读人,必得以其言行观其人。

读人莫如先读己。只有先认知了自己,才能够去认知别人。在这同时需要省己,必须不断地反思自己。在看到别人的缺点时,要自觉地反思借鉴。

只读别人,不读自己的人,命中注定可能无缘更多的成功。即便是偶尔愿意读自己,也未必能读准确、读透彻。

如果自己是一篇序言,也许别人就是一本书。

读懂别人不容易,而读懂自己,则更不容易。

但自己这本书,自己得如何读呢?

如果说读别人是与人类智慧对话,那么,读自己则是摆脱蒙昧的理智途径。能读懂自己的人,可谓心灵上的君子,都具有自知之明。

读懂自己是为了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。这就是要不断地与自己谈心,让自己时刻都要保持一个理性的头脑。

读好自己,读懂自己,要学会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风景。而人世间的假丑恶、真善美,绝对不是自己所能轻易定义和解悟的。生活中遇事,一定要放长放远自己的眼光,善于判断不同结论,善于敏锐观察内核。

可叹的是,那些不善于甚至不敢解读自己的人,永远与真实的自己隔着一堵厚重的墙,怎么能有一个清晰的标尺去领悟别人和衡量世界。

读不懂自己的人,更喜欢把自己浸身在美丽的泡沫中,不愿面对真实的自己。往往又自怨自艾,由偏激导致懒惰,由冲动转向消沉,把一切不如意都归罪于客观事物,怎么可能时时以他人为子,与之沟通,聆听点拨。

读懂自己需要勇气和毅力。不应是一时的冲动与断章取义的剖析,需要不断地叩击灵魂,在不同的环境中对比自己的理智与冲动、愚蠢与聪明。读懂自己还需要时时处处与人与事参照,也只有经常分析鉴别,给自己形成一定的心理压力,才能以此产生竞争的意念。

只有读懂了自己的人,才能真正读懂人生之书。

满庭芳 第四九三四期

15 “可爱的中国”

红色文物中党的成长史

中国国家博物馆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“不错,目前的中国,固然是江山破碎,国弊民穷,但谁能断言,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?不,决不会的,我们相信,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……到那时,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,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,欢歌将代替了悲叹,笑脸将代替了哭脸,富裕将代替了贫穷,康健将代替了疾苦,智慧将代替了愚昧,友爱将代替了仇杀,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,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!”

这段文辞质朴、饱含深情的文字选自方志敏烈士1935年在国民党狱中的手稿之一——《可爱的中国》。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早已公开出版,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。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《可爱的中国》文章“手稿”,更真实生动地向后人讲述着共产党人为着心目中的“可爱的中国”不懈奋斗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怀。

方志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,杰出的红军将领和农民运动领袖。1928年至1933年,方志敏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,实行土地革命,建立红色政权,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,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,后扩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,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六大主要根据地之一,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强有力的东北屏障。方志敏先后担任赣东北、闽浙赣省政府主席。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根据地建设实际相结合,创造了一整套建党、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。毛泽东称其创建的根据地为“方志敏式”的革命根据地,与“朱毛式”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称。

1934年7月,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,调动和牵制敌人,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“围剿”压力,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以红七军团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,从瑞金出发向闽浙赣地区突进。11月上旬,根据中央电令,红七军团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在德兴重溪合编为红十军团,并成立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,统一领导红十军团的行动和根据地的斗争。11月下旬,方志敏等将领按照中央的指示,率领红十军团向浙皖边、皖南出击,到根据地外线打大仗,先后攻克淳安、分水、临安、旌德等地,一度威逼杭州,震动南京。12月10日,红十军团主力在皖南汤口镇会师后,蒋介石急调20万重兵进行“追剿”、堵截,红十军团陷入十倍于己的敌军的围困之中。在10余天的血战中,红十军团主力被敌人分割、冲散,遭受严重损失,将士们弹尽粮绝,未能突出重围。

123 经典永存

歌唱祖国 王莘传

王斌 杜仲华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2008年10月15日,由雕塑家刘鑫创作的王莘雕像被安放在天津音乐学院,供一代代青年音乐学子瞻仰。

也在这一年,在北京奥运开幕式上参与演出的女孩林妙可,在父母的陪同下,专程来到天津,看望王莘夫人王惠芬奶奶。看到林妙可那清纯可爱的笑脸,王斌不禁想起自己的小孙女。王斌的儿子儿媳都在国外,小孙女一直放在姥姥家。孩子五岁快到上学的年龄,王斌便坐火车将她从外地接回天津。火车上,他开始教小孙女唱《歌唱祖国》。没想到,只教了两三遍,她就学会了,不但音准好,而且声音也特别纯净自然,没有任何修饰的痕迹。王莘从小便对孩子们进行潜移默化的爱国主义教育,如今,他的传统和精神又传给了第三代、第四代。他的外孙鲍释贤,十岁随钢琴家鲍蕙荞学琴,11岁时已是“肖邦钢琴大赛”冠军得主,多次在国内外参加比赛和演出,成为一个颇具潜力的青年钢琴家。

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,中央电视台在无锡荡口镇的王莘故居纪念馆里,制作了一期“快闪”节目。节目中,王斌夫妇与小孙女一起,在钢琴家靳凯华的伴奏下,合唱了《歌唱祖国》。小孙女深情地抚摸了当年太爷爷出生的床铺、做饭的炉灶;在踏上太爷爷当年离开家乡,去上海谋生时走过的卖鸡桥时,深有感触地说:“太爷爷十四岁时,从这里走上了革命道路,我今年也十四岁了,我也要沿着太爷爷的路一直走下去!”生命就是一种循环,周而复始,生生不息;艺术也是一样,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歌。然而,真正的艺术必定是永恒的,不受历史和地域的局限;相反,会随着时间的推移,历久不衰,常唱常新,焕发出愈加强大的生命力。如今,在王莘吟咏过的宽广美丽的土地上,从巍峨的高山、富饶的平原,到奔腾的黄河、长江,到处响彻着《歌唱祖国》的嘹亮歌声;在他的家乡无锡荡口、第二故乡天津,都可寻觅到他的历史故居、人生足迹和音容笑貌。他的生命之树常绿,精神永存。

艺术家对人类社会的奉献是不可估量的,宛若满天的繁星,闪闪烁烁,漫无际涯,而其中最亮的,只是凤毛麟角而已。“回顾我多年来的创作,说来并无奥妙。时代的步伐是节奏,祖国的脉搏是音符,人民的心声是旋律——这,就是我的歌曲。”

王莘生前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语,将会镌刻在他的墓志铭上,供后人祭拜和景仰!

(连载完。明日连载《红楼与中华名物谭》。)

101 严峻时刻

盐民游击队(下部)

崔椿蕃 遗著

李大麻子的语气里带着忧虑,杨老先生摸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意思,问:“镇长,是谁发火了?”李大麻子喘了一口大气:“你说怪不,哪有这么多的盐民游击队,这些稀奇古怪的布告一个劲儿地贴,连镇里带盐滩到处都是,揭都揭不过来。”李大麻子抬头看看杨老先生,“我就纳闷儿,这二分钱法币也算重赏?还买不了半盒洋火呢!”杨老先生听到这里,笑了笑说:“是啊,身价不同呀!敢情,这朱砂和红土哪能是一样的价钱呢?”说着,他倒了一杯茶水,放在李大麻子面前,“镇长,你先喝碗茶。”李大麻子把茶杯向柜台当中推了推:“老先生,咱俩可近人不说远话,这些布告到底是从哪儿来的?”杨老先生一愣:“那不都写得清清楚楚吗,是盐民游击队呀!”李大麻子摇了摇脑袋:“不,盐民游击队哪有这么多?无非是一些无知的人,跟着起哄而已!”杨老先生回答了这么一句:“也许这是人心所向?”

屋子里静下来了,大街上的喧哗人声传了进来。李大麻子点着头说:“游击队真是神出鬼没,叫你感到神秘莫测呀!无怪乎人家发火,就在国军要进攻延安的时刻,在三水镇的盐区出现了这种怪事,他哪能不着急呢?可是着急又有啥用?你能把全盐区老百姓全逮起来吗?再说,这严志诚……”说到这里,他连连地摇头,面带难色,下面的话没有说出来。

杨老先生没有言语,但听到最后,也没听出李大麻子说的是谁着急,可是却听清了“国军要进攻延安”这句话,不由得心里头一惊,以前自己对这些是不闻不问的,什么“延安”“西安”全没想过,自从见了严志诚之后,虽仅仅是半宿的谈话,使他知道了这延安是共产党领导机关和毛泽东主席居住的地方,国民党要打延安,这可不是一件小事。

国民党进攻延安,的确不是一件小事。正在黄须堡暂时驻守的盐民游击队,都在议论着这件大事。两天来,严志诚的心里非常不平静,前天中午,接到军分区送来的党中央指示文件:“蒋介石日暮途穷,欲以开‘国大’、打延安两项办法,打击我党,加强自己。”并号召我们:“对于蒋介石开‘国大’、打延安两点,应向党内外作充分说明,团结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,为粉碎蒋介石进攻、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。”军区决定:在近日,要对敌组织一次大的进攻。指示盐区,也要看准时机,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。前一天上午,政委杨洪海就带着党中央的指示,下到各个小队,前去传达。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,群情激奋。今天一早,各小队就把决心书、请战书送到大队部,严志诚一份一份地看完,不住地点头,心里也在酝酿着一次新的战斗。